

## 房子之旅

○ 房木生（1992级建筑）



房木生校友

我是1992年至1997年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就读的。

感谢父母给了我这样一个名字：房木生，让我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有恒定的追求和发挥的方向。我用自己的名字来定义自己的职业理想，定公司名字，追求房木共生（人工与自然共生）的设计梦想，也把它音译成Farmerson(农的传人)，用以提醒自己的身份和对待土地的责任。

在苍茫宇宙中，每个人的人生不过白驹过隙，却也是一段可以珍惜的生命旅途。上学时，同学常称呼我为“房子”，因而我也自然地将自己的经历称为“房子之旅”，它既是我生命中时空上的旅程，也是我的职业追求旅程。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也就是1997年，写过这样一些文字：

多年以后，我可能会羡慕现在的自己。

五年的校内校外生活，如烟一般滤

过，历历在目。五年里，似乎可以无忧无虑，又可以有忧有虑：我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大学时光；在有忧有虑中，我在成长。

年轻就是美，林鹤老师说的。凭着年轻，我可以蹭蹭蹭毫不费力跃上墙头去捕捉最壮观的镜头；我可以忍冻挨饿坐在长城上仰观飞过的流星与横亘的天河，我可以坐上三天三夜的硬座去新疆，徒步走过不毛之地去看西域绝美的风景；我还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同样年轻的同学一起尽情玩耍，尽情画画……——这感觉多好！尽管现在的我不能一掷千金，但我已满足；尽管有时我胡子拉碴，满脸熬夜之后的颓然，但也许现在的我最英俊。

从大一的第一节“画法几何”课上林贤光先生研究我的名字，给出一句：“房木生，房子木头生，注定搞建筑呀！”从那时起，便开始了我的房子之旅。

学习有苦有乐，学到苦处，就盼望假期；学到乐处，就不想毕业。好在学习建筑、做设计对我来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旅行，房子的旅行。作为一名建筑师很幸福，我们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世界各地好的房子；作为一名建筑师也很烦恼，因为我们也比别人看到更多丑陋的建筑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看到更多的房子是必要的，因此我更热衷到各地去旅行。

大一的军训是到大兴军训基地，绿野中阳光下的澡堂纯白色，有如迈耶的建筑，只是糙了点儿。军训有点苦，于是我们就想发泄，齐唱张楚的《姐姐》“……，啊姐姐，我要回家！……”声音在充满甲A、甲B队员的水房里轰然作响。那时我们冲冷水澡，将衣服脱光程度分为甲A、甲B几级，戏仿当时的足球联赛称谓，有女生在楼上做姐姐状及时尖声

应答：“哎——”，令我等啼笑皆非。

大一暑假，跟霍光随1991级同学去苏杭水彩写生，周庄和甬直，一周下雨，一周暴晒，我们只能整天躲在小巷里作画。那时跟黑人同学穆罕默德在一起，我作白人状，给当地人一种外国人进村的错觉。我留了胡子，穿着领子长拉在胸前的建筑学院文化衫，与霍光那溅满颜料的裤子与脏兮兮的背包极为协调。我俩到杭州找到正在浙江大学参加大运会的刘际的床，颓卧着等他。结果把刘际吓了一跳，以为床被两个街头流浪汉占领了。

大二，从新生成为了老生，相熟了的同学可以嬉笑怒骂，大声哼着怪调寻找设计灵感。在林鹤的棒喝、刘晓黎的香气、朱锴的微笑以及夏晓国的放任中，我的设计水平逐渐提高。暑假去了大连旅顺水彩实习，在海边晒着太阳，画着破船，同学之间已经有爱情发生，就看着她们在海边秀恩爱。

大三，成了高班生，于是称低年级的同学为小孩儿。房子的旅行从纸上的教学楼、白米斜街规划、博物馆以及建筑馆竞赛设计，到了实际中的陕北之旅，跟杨鹏和李甫。榆林的早晨清冷清清的，高大破

败的老城墙偶尔走出一头驴，在土街边喝碗羊杂碎汤的感觉很温暖。米脂的美女有名，吸引我们前去。下着雨，雨中没看着美女，第二天晴了，阳光下还是没看着。我一个人回到旅馆，老板娘找我聊天，问我要不要姑娘陪陪，骇我一跳。美无处不在，却要有发现美的眼睛，不易寻着；丑也随处可见，却常常不用发现，它自告奋勇而来！

只要有可能，我们就爬上高处看日出日落。漫长的等待以及瞬间的壮丽，给我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。露宿在黄河壶口瀑布边上，看皎洁的月色和着咆哮的水声，我觉得自己成为了自然里的一部分，大爱这片土地。

大三是非常忙碌的阶段，学习和工作，每天都像上紧发条一样。我作为同方美术社的副社长，见证了美术社并入学校的学生艺术团，也跟其他艺术团体的骨干一起，住进了位于8号楼的艺术团集中班。学生文化活动中心刚建成使用，我为王大中校长的贺词画了插图，发表在校报《新清华》上。

大四，选择了乡土建筑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设计方向，开始了我的房子新旅程。

暑假，跟杨鹏、何崴去敦煌和新疆，九色鹿美丽的传说，吐鲁番的热浪与古城，伊犁的雪山草地与向日葵，喀什的巴扎与库尔勒的湖，让我至今还常常想起。那种体验，是我自己的，我以此为骄傲。

我的心似乎常在流浪，流浪于山水民俗中，流浪在各色房子里。跟陈志华、楼庆西两位先生做乡土建筑研究，耳闻



陈志华先生指导画图

目睹了陈先生在饭桌上、楼先生在光影里的许多教诲身教，我的流浪多了一份责任。

就这样毕业了，在香港回归的日子里。毕业并不能结束我的房子之旅，其实我的房子之旅才真正刚开始。我还要去体验更多的新老房子，更要去设计和盖大量房子。但愿当我成为“老房子”的那时，我的旅程还在延续，虽然那时可能已是满满的旅途收获。

毕业时，我为建筑学院1997届毕业文化衫设计了图案并写了“建筑九七”字样，用了我们乡土建筑的一个建筑剖面图案。同时，也给建筑学院的学生刊物《思成》题写了刊名。

我的研究生生活是在建设部上的。期间，清华的生活及习惯，仍然深深影响着我。我给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写了一篇《清华北大风景异》的文章，对清华园及燕园的建筑、景观及人文小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绘和评论，提出了“校园可游”的概念。里面写到：

校园是年青的，即便是很老的建筑，上面沉淀的大多是年青的记忆；校园是文气的，甚至那快散架而吱吱响的自行车也泛着一股书生朝气；校园内富含进取精神，这里教育的是传统，涌动的是创造；校园里常常是博大兼收，一座普通的教学楼，那晃动的人影中就会有出色的文学家、科学家、思想家……在校园，特别是在大学校园，年长的可以看到记忆，找回朝气；年青的却可寻求理想，感受进取。所以，我以为，逛逛校园也挺不错。有空时，可以去清华北大看看风景。”

据说这篇文章，直接导致了清华、北大的校园旅游之热，甚至让校方有点头

疼。但我认为，咱清华园的风景，确实是可以让大家来看看，无妨。

毕业后16年后的2013年春天，我带着家人开车下江南，做了一个家庭的“房子之旅”。曲阜、徐州、黄山以及婺源，春天的自然气息融合着浓浓的人文建筑气息，让我们陶醉。我们在我设计的婺源婺源里项目里种上几棵山上挖来的树，让树木与房子共生长。可能是名中有“木”，我在自己的设计中除了种植大量各式树木花卉以外，也常用木质材料做构筑物。木质材料给人温暖、自然的感觉，与来自自然的我们人类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，是沟通人工与自然的某种过渡。

到达我们1992级测绘调研的浙江郭洞村，原来我们吃饭驻留的何云好家凡豫堂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乡土饭店。何叔父子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一家，情深意重。我们当年画的速写挂在厅堂之上，满满的记忆。可惜当年我们几人合作书画的可以作为饭店招牌的“痛咬下山笋，快炙上塘鱼”画幅因为是用草图纸画的，已无留存。我答应并在回京后给他们重画了一张寄去，寄去我们在旅途的感动，也寄去了我们的美好祝愿。

近20年的时光已经过去，回看以前的预言和走过的经历，居然就这么一条直线走下来了。我做过古建保护研究，更多是设计景观和建筑。在中国，研究古建筑总会跟木构建筑打交道；设计景观，也总与树木花草以及建筑环境脱不开。因此，这些年来，我做的所有事情，似乎总与流淌在我血液里的“房——木——生”三个字有所联系。这是宿命，也似乎是我的使命。

就这样吧，房子之旅，一路走去，生生不息。